

列傳

李綱

宗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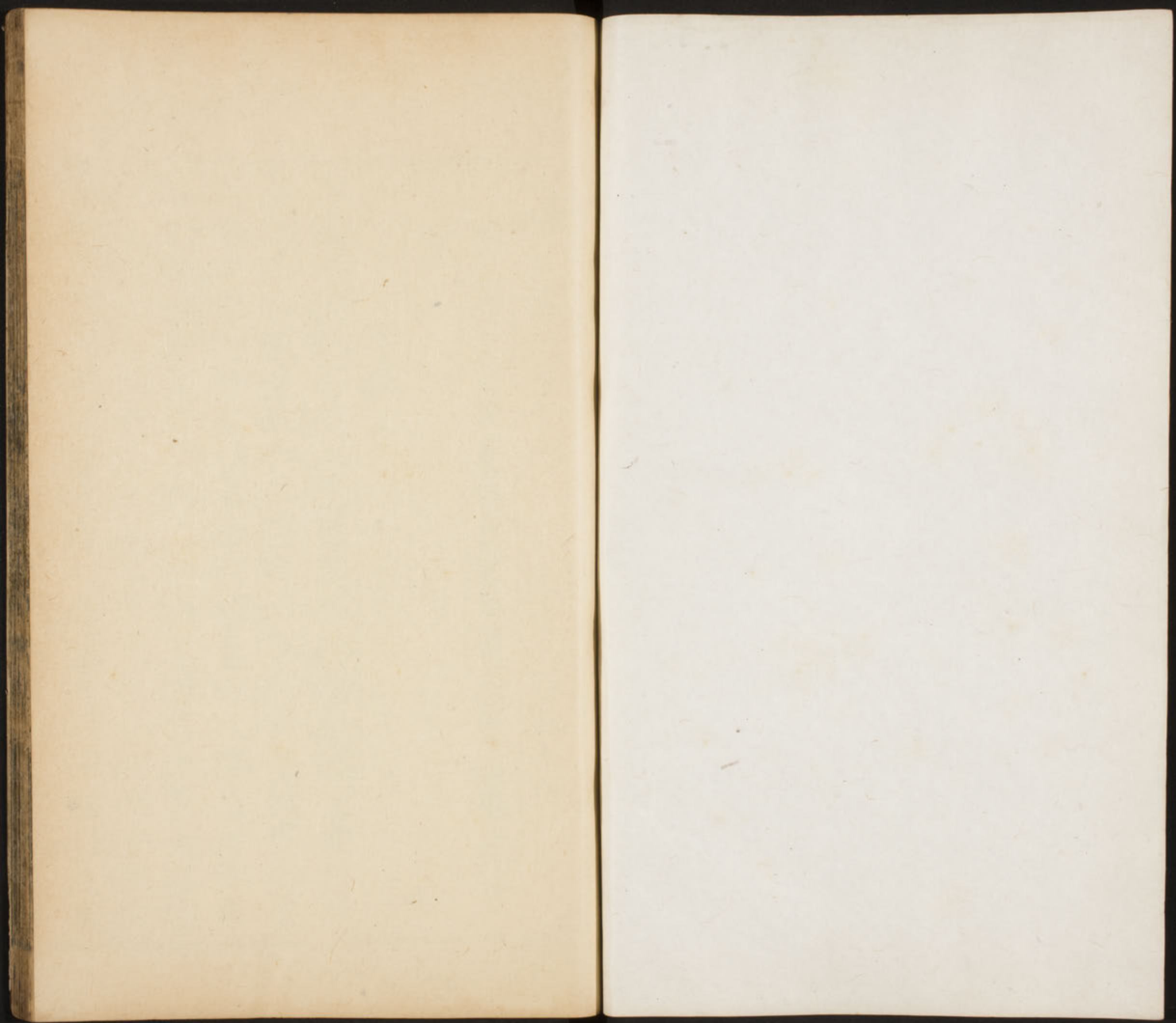
趙鼎

張俊
子杓



明監本宋史

卷九十





傳卷第一百十六

宋史三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銀青光祿大夫兼相權國史領經筵都察院等奉

勅修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之蠡塘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懸其言請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遣報押至朝廷議

通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
各具所見以聞綱上集我五策具語所善給事中吳
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臣敵猖獗
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
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爲職
曷不爲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
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
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
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
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

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
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
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僭皇太子以位號
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
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
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
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
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
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
今尚能誦之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

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
元年以吳玠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离不
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
皇帝享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
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
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
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
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
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
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心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

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
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
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
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
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
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
集陛下柰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
內侍奏中官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
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踈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

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
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
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
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
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
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
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
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
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
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

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悅綱曰
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
竟使稅祥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
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
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二鎮國之屏
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
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
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
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執議不合綱
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

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兵使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激取益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

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尙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

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拏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

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初徽宗南幸董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旣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陳東上書乞誅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等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上從其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

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泣數行
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
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
之變各有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
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
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
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
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淡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
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
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

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
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
長出而疆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
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
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
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小有更
革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
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
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便服之且曰卿輔助
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

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
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
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
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
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
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
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
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
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
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

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
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
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自安朕深諒卿不足
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
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
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
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
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宮南仲沮止之綱奏邊
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
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

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
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
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
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
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
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
非綱不可止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
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
大帥恐悞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
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

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
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
益肆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
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
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
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
朝靈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
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
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
綱乞養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

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
方遣六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
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
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
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
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
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爲之感動乃
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
陽望拜請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潛

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
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
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
下爲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
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
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
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
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
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

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䟽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䟽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

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爲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爲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爲

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
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
封其章示綱覬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
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
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
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
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
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
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
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

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
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為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
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
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
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
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職
擢付以宰柄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
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
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

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
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
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
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
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
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
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
陽次之達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
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
邦昌為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

濫不可行宜參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
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
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
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
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做之以勵二
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
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
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
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
曰議又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甚著宜慎

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子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
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蓋日
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謂
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
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
敵人未必不悔禍而有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
偃然正位號處官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
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
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

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
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怨邦昌謂
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
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不得已都城德之元
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
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帥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
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
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

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
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
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黃潛善等詔
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
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
位號人所共知旣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
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
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
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
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莫儔而下皆遷謫

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
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
安國顏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
以聞上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
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
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
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
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
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
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

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

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求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

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
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
勤主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
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
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
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
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
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
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
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

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
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
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其衆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
而道譎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
曰高亢受任防河危未至而道公途劫掠甚於盜賊
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
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
以知所戒乎上以爲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闕綱以留
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禮檮屢
出師以禦敵綱以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

四百九十一
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乃使令換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安不定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示東西製造而熟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

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草分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朱齊公聞而笑之謂兵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公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是懷而口言懷之豈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誠恐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是懷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

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均甲辭厚禮
恐亦無益今所遣使臣當奉表問兩宮致思慕之
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空傳零為二聖通問使
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
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皆從
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
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
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
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
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

未嘗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
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蓋人言以恭敬足國用以
莫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之矣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
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陞下縱未能行上策
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
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復振
矣上為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
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
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
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

一臣妾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據內地盜賊亦將盡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擁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夫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候

黃潛善汪伯彥等無陰上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傳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

恐誤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
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
靖康大臣不知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
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
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
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而亮竟罷乃再疏求
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以將帥
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深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
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
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

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
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
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
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
立異姓吏部尚書王時雍問於吳玠莫儁二人微言
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
時雍入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時雍意乃
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
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嘆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
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吏曰

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
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
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
之無以佐中興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
任綱不可去東坐誅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
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
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
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
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而

中原盜賊議起

劉傳共第一百十八

宋史三百五十九

宋史三百五十九

卷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會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湖江湘之間流民遺孽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湯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



乃有以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鉉劾
 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入乃偽齊來攻
 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
 不意電發軍聲捷報頓昌以臨敵旬彼必震懼還採王
 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
 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
 敵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
 奇邀擊絕其糧道俟彼追歸徐議及討此中策也萬
 一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
 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

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特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
 以還定安集今偽齊道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
 竊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鷓鴣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為
 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
 之使朝廷指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投首於
 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且望隆皇帝章與二
 三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
 院施行特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
 世張浚統兵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
 攻戰守備措置緩急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

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帝為可安而以
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耻勿以諸將委
機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
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
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蓋理
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
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隆赤眉
銅馬之屬蕭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
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
民力糾取之困苟不六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

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
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代
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
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
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
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
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
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
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
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

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
左者以疆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
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
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
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
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
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師
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
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
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

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
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疆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
逆臣可誅疆敵可威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
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
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
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
以東南形勢而言則常以建康爲便今者鑿輿未復
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
宮闕立官府擬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
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

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
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
制於疆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
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
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
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
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
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
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
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救邈乎無聞則群臣誤

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
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乎君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
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
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
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
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
業而姑試之則雖曰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
大槩近年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
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

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
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
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觀矣然敵兵雖
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
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
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
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
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
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
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

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
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
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
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
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
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
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
禦侯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
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

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偽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噐幣禮物所費不資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

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會不知爲吾言者甚大此古入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庫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不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王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立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國衆所仰以爲謀敵者在朔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國是百

重長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來藩
方當力將士用命雖疆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而特
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
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
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六國表
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
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
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捍禦六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
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
得以間之則君臣之樂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

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務尤
多何則繼世守成之主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
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備之才則未易有濟
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輔佐以成
大業然自是抱不群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
中之以黜黜或指之為讒賊或認之以大惡或擿之
以細故而以道平君又不可止難於自進耻於自
明雖負重才而無識也義人不復自辨苟非至明
之主深察之則偽亦必混矣非真哉陛下臨御以
來用人多不審其才而用其貌人正士者往往閑廢

於無用之地而天下無一兵一卒有乏材之歎益少留
意而致察焉則變盡上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
相及而實相為表裏上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
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次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
可知已數十家本號曰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
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
社稷之臣也而群臣嫉之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
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亦薄
隨時好惡以取世資翕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
朝廷設科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

大故必須熟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
蒐惡得以中上害善及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
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
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
于茲境土未復曆代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
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摹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
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備書期會不切之細
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不曾留意夫天
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
之小者日益大者之易者日危矣何謂務盡人事

六六人之道言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
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
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
人事敵卒而先自退避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
陛下詔二三大臣同心協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
復二字前著無礙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
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
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
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災或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
或久陰不雨或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

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
陛下推至誠之意正敬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
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
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
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
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
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
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
取其忠孝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
置大使兼知洪州府旨赴行在奏事等之官六年綱

至引對內殿朝廷方欲意大舉綱陸辭言今日用兵
 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二當善後者
 二特宋師與金人偽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
 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遠遣驍將自淮南約
 嶽飛為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
 世張俊揚沂中大破偽齊兵於淮肥之上車駕進發
 幸達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
 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
 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
 業者無不為去冬以次而政事信賞命訓明是非別邪正

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道無心為先數者既
 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之共其有不勝者哉淮西
 鄧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
 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
 奏之張浚引劄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綱
 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
 此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言忠義之士扼腕而
 無所愛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
 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
 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

有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
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
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
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
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
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
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
之事豈可因一叛村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
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
莫有閭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

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
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
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
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
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
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
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
綱聞之上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
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
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

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
人光復舊業自我視被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
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
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
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
旣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
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
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
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
然以愚意料之全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畧有五必

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

朝廷

宣班

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

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

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

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

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

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軍車入覲或使移易

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脔削土宇從之則

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

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

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強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
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竊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
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
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
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
策擇其善而從之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為忤
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
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
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蒙前拔昇以帥權昔漢文
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

召臣以一人之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
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蹟
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
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計聞上爲
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葬之費贈少師官其
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爲社稷生民
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
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
人所畏服如以綱有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
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

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
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
或撓之二帝何至於此行而宋豈至為南渡之偏安
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
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
用獨於黃潛善汪百彦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
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
以用舍為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挽
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

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列傳卷第一百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十九

宋史三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杜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是晚纂
勅修

宗澤

趙鼎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直實末甲調大名館陶尉呂惠卿帥鄜廷檄澤與邑令視河埽檄至澤適喪長子奉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國爾忘家者適朝廷大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于道中使督之急

澤曰浚河細事乃上書其帥曰時方凝寒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卒用其言上聞從之惠卿辟爲屬辭調衢州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擢科者相繼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爲軍書聞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它日有警當知吾言矣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通判登州境內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地歲輸萬餘緡率橫取於民澤

奏免之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祿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

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
一郡則四郡皆應是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廩涼自
李固渡渡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
澤櫟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
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
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
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
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
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

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水渡河
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
事曹輔贊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
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
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
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
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
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
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
會楸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

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
貸淬使得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
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
二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
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
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
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
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
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
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

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
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
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爲徽
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
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
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
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
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
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
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三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

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且言邦
昌偽赦或啓姦雄之意望遣使分諭諸路以定民心
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
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
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
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于南
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
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竒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
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

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
解乎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
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
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
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
部指揮云不得膽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者
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
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
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
舊都非澤不可尋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

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民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敢萬乎今日乃汝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

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為異議者非為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為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憑信恬不置疑不惟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致有前日之禍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

陛下所親見也今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
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令遷置別館優加
待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
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為非尚書左
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且謂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
過人今之縉紳未見其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
民之功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
之計而將相恬不為慮不修武備澤以為憂乃渡河
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
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

沿河鱗次為連珠此皆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思義民
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有詔
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
見竒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
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
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言陛下尚留南都道
路籍籍咸以為陛下合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
失所仰戴陛下宜亟回汴示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復
抗疏言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兵卒之劫掠侵敗靡
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兵也當時固有阿意

順言以刃富貴者亦有不相訕隨以善罪戾者陛下
 觀之言富貴者為是也獲罪戾者為是乎今之言遷
 幸者猶前之言和議為可行者也今之言不可遷者
 猶前日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而審用
 之且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
 敵國乎詔遣宣慰使六官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
 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
 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廖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昔
 景德間契丹寇瀋淵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
 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立用成

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西陲下又條上
 五事其一言黃潜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
 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
 皆笑以為狂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
 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
 耳乃命部將劉衍燧滑劉建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
 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
 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云汴京密邇都人震恐
 依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其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
 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以其歸

路金人方與衝戰兵走則後來擊之金人果敗金
將粘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郭守景良問中立
郭後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
遣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是無主
將也斬其首以徇然而俊民與金將史墨者及燕人
何仲祖等持書來切澤澤數後民曰汝失利死尚為
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
謂史曰我受此土古月死而已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
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
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部將張搆請往掠澤選兵五
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援搆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
將請少避其鋒搆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
死之澤聞搆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搆死二日宣
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為喪歸恤其家以宣
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
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自敵圍京
城忠義之士憤憑爭奮屠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
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
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
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

西不從敵國而保山此石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
自歎其面而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
恐草澤之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
之心哉王策者本遼西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
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
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
敵國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
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一聖以立大功言訖
泣下諸將皆泣德命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諫
言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于今春

又三月矣陛下不日回京城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
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行闕曰天下之事
見幾而為祥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伊洛而金
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
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而言之中興之
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在陛下見幾乘時而
已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聞有言於儀真教
習水戰是規規為偏霸之謀非可鄙之甚者乎傳聞
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耳先是澤
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鈔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

四百九十一
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一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爾何能為世隆至責之曰河上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新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感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餘翁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

憂乎又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皇帝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為迎奉之所使天下知孝於父弟於兄是以身教也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請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一帝家孽積情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數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

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蒼上
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
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嘗膽臣子乃安君美食邪始澤招集群盜聚兵儲糧
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
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
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
杜亮留守乃以穎為判官亮反澤所為頗失人心穎
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群聚城
下者召去為盜而中原不守之禍官終兵部郎中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
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
國累官為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
七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
不可以與人何庸議也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
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
宗即位除權臣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為之除司
勳郎官上章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
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
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

雨詔末闕政鼎言曰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
 法而民始病假開國之謀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窮
 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
 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
 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
 於是上為罷安石配享權右司兼又遷殿中侍御史劉光
 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
 建康守府解鼎言德總兵在外專殺無忌此而不治
 孰不可為命鼎鞠德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
 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興靈武得
 一卒也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

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
 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
 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
 拜御史中丞請督王瓚進軍宣州周望分軍出廣德
 劉光世渡江駐蘄黃為邀擊之計又言經營中原當
 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
 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
 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
 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
 大業計無出此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

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願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威堅卧不出疏願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願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三省常以敵退爲陛下援人才修政事密院常虞敵至爲

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橫欲用兵復東京鼎言橫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橫戰不利走襄陽竟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簽樞徐俯不以爲然飛出師竟復襄陽鼎乞令韓世忠屯泗上劉光世出陳蔡光世請入奏俯欲許之鼎不可偽齊宿遷今來歸俯欲斬

送劉豫鼎復爭之俯積不能平乃求去朱勝非兼知
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
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
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
可也時吳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
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
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
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
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
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紛紛乎又言臣所

請兵不滿數千半比是弱所贖金帛至微薦舉之人
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況在
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
報沓至鼎每陳用兵大計及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
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
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請將各異議獨
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
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
鼎喜曰累年退怯議志益驕今聖躬親征成功可必

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接韓世忠而命劉光世後軍連
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
方警報交馳劉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
為他人任患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直敵為者鼎聞
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
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
及捷音日至車駕至平江下詔聲強豫之罪欲自將
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於速戰遽與爭鋒非策
也且豫猶遣使于京可以為尊而帝為止不行不幾
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曰金人還云北兵大集然後

知鼎之有先見也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忍除
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
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
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
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
聖斷臣何力之有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
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
而來其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
語張浚曰趙鼎直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
幸也鼎奏金人遁歸在當博采群言為善後之計於

是詔三頓浩等議攻戰備御措置緩懷之方五年上
還臨宴制以鼎守三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
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兼以政事先後及
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制以
貴州防禦使璦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於行宮
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為翊善朱震為替讀朝論
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嘗下召以姦臣誣蔑宣
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未勝非為相上諭
之曰神宗誓心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
宜召范冲判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目錄誓

宋史經京下之手遂論多不正命官剛修誠足以彰
二帝盛美會勝非之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
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之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
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箴之言所以賜卿欲
其由斯道鼎上疏謝劉豫遣子麟覲分路入寇特張
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陽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
世駐廬山江上下無兵上與鼎以為憂鼎移書浚欲
令浚與沂中合兵勦敵光世乞捨廬山太平又乞退
浚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與豫戰而不能勝或
是守何以之國人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

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一善其業詔一將
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猗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
以世光世光世已棄廬回江北浚以書告鼎鼎曰上
望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
肥河與麟戰破之麟扼技柵道去浚在江上嘗遣其
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
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
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朕異今浚
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堂去上曰俟浚歸議
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驛臨安暨
浚還乞棄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
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信乎光世累世為將
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興府七年上幸建康鼎與劉光世以王德為
都統制鄺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
與德有宿怨訴于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偏齊浚
引咎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官上言
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為動鼎曰
今見諸將不須諱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慢之心

謀交論淮西無備鼎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自足
抗之設有他虞鼎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鼎是乞降
詔安撫淮西上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
言浚已落職上曰浚罪當遠寬鼎奏浚母老且有勳
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請置嶺南
鼎留不下詔曰約同列掇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
浚罪不過失策耳凡大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
便實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
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
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

人患羸當靜以養之也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
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
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廬州劉錡
亦奏言淮北歸正者不絕度今歲可得四五萬上喜
曰朕常慮江池數百里兩禦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
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
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
以梓宮及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不
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
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

言群議遂息潘良貴以向子諍奏事叱之退上欲
抵良貴罪常同為之辨欲併逐同鼎奏子諍雖無罪
而同與良貴不宜逐二人竟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
應以一子諍出二佳士不書黃上怒顧鼎曰固知致
遠必繳駁鼎問何也上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
言由是不樂於鼎矣秦檜繼留身奏事既出鼎問帝
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御筆和州防禦使
環除節鉞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
下有子社稷大計也在今禮數不得不異所以繫人
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
所云鼎嘗闢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環封國事
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
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
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
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
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
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
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
政徃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鼎既去

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入河為界二者使事之天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入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耶上曰朕求之

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部鼎嘗薦胡寅魏杞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茹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上嘗中批二人付廟堂升擢鼎奏踈遠小臣陛下何由得其姓名上謂常同實稱之鼎曰同知其賢何不露章薦引始汝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兵浚初末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

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為
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
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擢忌其復用諷
次翁文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
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
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
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守放
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懷餘生之無
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強猶
肯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

高西帥張宗元時饋藥米檜聞之命本軍具存之
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
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
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
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
七年二月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
忠節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
遂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
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
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
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為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為
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
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
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渾孰
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力往直前無或阻
牽制之則友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
伯彥嫉能而其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
悲哉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
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

之辱故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根本固而後敵可
圖雖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
徙立齋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
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箠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
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世本朝之誓何二臣之忠若
是而澤處死三楮幣之際而猶不遺者是而高宗感
於陰都之口下坐不默所請善言而不能用子誠而
下志臣義猶為之撫卷嗚呼國之不常有以至此

列傳卷第一百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宋史三百六十一

開禧傳言在國營軍事前事及在國營軍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張浚子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
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童視端無誑
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
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
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
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過遂諫臣墜水死浚奏奪

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募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弗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貴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甯定會苗傅劉正彥作

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傅等以檄水浚勸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時傅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俊將黃鵬中將知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奇謀大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梁三閩浩等制建康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賈梁為顧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梁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梁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梁莫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

四
熟張俊曰世忠來事將美自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
浚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俸世忠
將士呼請將杖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
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
舉豈天博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
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
急趨秀州據糧道以候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
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浚不順謂之
指斥乘輿事浚不遜謂之藉藉官闕廢立之事謂之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擬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

且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拒臨平亟
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
世忠拒不受會昌順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傳正
彥罪傳檄中外亟請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轄以計策
往說傳等會大軍且至傳正憂恐不知所出轄知
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奉一百官請傳辟
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二六拒不
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脫遁浚與順浩等
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勢再三曰曩在虜臺兩
宮隔絕一日啜羹大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聚

御鄂州朕不覺羨覆手手念卿被詢此事誰任留浚
引入內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
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
不敢當傳正彥走聞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
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
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嘗務也浚
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
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
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
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去盜立辟慶嘯聚淮

甸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之徑至高郵入慶豐喻以朝
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為賊所執
呂頤浩等遽罷浚樞密浚歸高宗驚為嘆即日趣就職
浚請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
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
得便宜黜陟將行御嘗玉冠將軍范瓊擁殺自豫章
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
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劫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
是入朝侍從無禮且乞貨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
瓊天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

青芝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泌江
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及大計浚請身
任陝蜀之事實募府於秦川題遣大臣與韓世忠鎮
淮東今呂頤浩倉猝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
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
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郿遂驍將婁宿字董引六兵渡
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
俗罷斥姦賊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
謀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
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虜州知金人北歸復還

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
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
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
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
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
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
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
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
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

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木僅以身免亟鬻其
其酒鬻遁歸始粘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
嘗有敢撓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
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木怒曰是謂
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
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
勝西心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

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許端
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
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
會有言浚殺趙嘏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
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
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
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
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
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
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

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
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
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
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
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
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
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
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
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

朮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果鎮
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又
道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
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竊入浚洞庭憂文
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
言請因盛夏棄其怠討之具奏請行幸醴陵釋邑囚
數百皆楊公謀者給以文書俾招諸蠻囚驪呼而
至澶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
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陝剽襲形勢安適事力增倍天

其以甲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
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
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身行甚勞瀾瀾若寇既
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使發遣中興
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
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
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
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
中領精兵為後翼以從後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
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

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冷然願陛下揮涕
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章詔
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
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
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
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陟蜀之行陛下
命臣曰我有大隙于此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
稟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上

四
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
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
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
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
必以容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章之劉光世在淮西
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
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
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鄺瓊副之
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其言乃命
張俊宣撫使揚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

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言瓊等碎
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
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間高宗曰然則用趙
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官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及鄺瓊
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
交誼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
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
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願因權制

變則六勳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
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
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
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
其父對策一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
以負陛下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危言如養成大
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
察情偽使在以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
後將嗟臍事三省奏檜大怒令高讀論浚以特進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

國幾二十載

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

健將言浚者

以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

督也金人憚

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

是時秦檜

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己今臺臣有

所彈劾論

以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

知潭州廷

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

宗元獄株

連及浚捕趙鼎子玠下大理令自誣與浚

謀大逆合

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

州浚時以

公受將歸弟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

皇備身祀

又聞金亮誓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

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廉具奏論之會皇變求直言浚
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豐用兵而國家屬於寧安蕩
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乃侯高湯思退等
見之謂敵初無豐矣浚為狂臺諫湯鵬舉遂論浚
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
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
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
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
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
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

石煙炎漲大楨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
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
小舟徑進過池陽圍亮死餘眾猶一萬中知州李顯
忠兵在沙上獲佳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
至建康即與判劉子昂辨行營儀物請乘輿亟臨
幸二二二軍重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
不以手加額時浚起處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
為重市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
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
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

四
焦忠宣公與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於
騎或言為步莫如老衛管莫如軍命無專制弩
治軍老宗卿位召涉入見改容曰大聞公名今朝廷
所恃唯公勝坐陸門必從容言主之學以心為本
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
兢業自特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
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高不忘公言除少傅江
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
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
弱急戰守之氣亦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

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孝宗召俊
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
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孝宗見
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
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
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
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
險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
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
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

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壽
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
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
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
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
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
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
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
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
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

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尙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
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
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
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
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
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
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
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
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
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

審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辛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多矢噐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

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比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
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
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
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
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
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
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
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
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
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

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
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
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若等
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
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
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
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
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興舊戍
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疆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改
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
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
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持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
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
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牓復六井府治火延
及民居上疏自劾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江
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迂
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
召還為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

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內侍毛伯益冒
西湖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宜諭求
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
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
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
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
淇間道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
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
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
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蠲之始征兩稅和買且
加折變民重為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
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
疑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辨稱南渡以來論尹京
者以杓為首子忠純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
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
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
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及也

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何
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
入彀者歟郡守潘燾書而辭氣慨然嘗曰上
下皆用彼當即日辭職不取以力請燾具言是
則

又

